

你不知道的剑桥

在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》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上,拥有800年校史的剑桥名列全球第二,在2009年诺贝尔奖名单上,剑桥一位学者又为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个名额。

毕业典礼和酒

剑桥大学的许多传说都与学习无关,三一学院的正门口上方有亨利八世的塑像,他左手拿着一只金色圆球,右手本来是执着权杖,但被调皮的学生换成了一条桌子腿。对于有夜间攀爬癖好的学生们来说,换掉国王手中的权杖并不是一件困难事。《夜间攀爬者》一书在剑桥随处可见,这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怎么爬上去,记录了多年来在夜间攀爬中留下传奇的学生。1978年6月13日凌晨4点30分,两名学生爬上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钟楼——剑桥目前的最高点。1958年的某一天,学校的评议堂,楼顶上摆着一辆奥克斯丁牌小货车,校行政人员和救火队员商量着怎么把这辆车挪下来——肯定是工程系的学生,将这辆车拆成零件,爬上屋顶又组装起来,50年后剑桥还有人专门纪念了这次绝妙的攀爬。

更负盛名的一项运动是划船,徐志摩的诗:“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。”还有充满仪式感的晚餐。还有“MayBall”,每年5月的毕业舞会——男生穿燕尾服,女生穿礼服,彻夜狂欢,坚持到凌晨6点的人直接坐火车到伦敦,从伦敦坐火车穿越海底隧道抵达巴黎,在巴黎吃一顿醒酒的早餐——这顿巴黎早餐因太过奢侈而广遭批评,现在已经少见。但舞会的票价还是很贵,要100多英镑,所以,能免费进入舞会现场又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。

每年6月底,剑桥接连3天举行

的盛大毕业典礼,堪称整个城市的节日。典礼当天,毕业生统一先在学院礼拜堂集合,按照预先排好的队形,在主持老师带领下,向评议堂出发。当这一群群学生穿过剑桥的街道时,行人纷纷让开道路,忙碌的工作人员也会停下手上的活计,大家目送着他们经过。

每年发放考试成绩也是在评议堂,各系学生都会在公告栏里看见自己的成绩,唯独数学系,成绩单是从二楼扔下来的,为什么他们这么特殊?不知道,也许因为他们有牛顿。

毕业典礼是庄重、肃穆的,手执权杖、头戴方巾的院士依次从右首的一扇门进入大殿,簇拥着一位身着红袍、外裹羊毛毡披的老者,那就是主持毕业典礼的副校长。站在校长左方的礼仪官手持名册,念学生的名字。整个典礼用拉丁文进行,许多学生除了自己的名字外,一个字也听不懂。学生们4个一组,被念到名字时与主持老师缓步上前,主持老师摘下帽子,向校长深施一礼,把帽子扣在胸前,朗声念出一段拉丁文,大意为:尊敬的校长及大学,这几位学生的才能和品德都值得授予学士(或硕士或博士)学位,在此我可以向您和整个大学发誓。然后这4个学生一一跪在校长面前,双手合十,接受校长用拉丁文祝福: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力,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义,授予你学士(或硕士或博士)学位。

毕业典礼的穿着要求非常严格。规定鞋子必须是皮质的,必须黑白。有个女生毕业那天,带错了鞋子,不让进评议堂,结果借了一个男生的鞋才得以参加典礼。就因为这个,她所在的学院还被罚款,他们要送给学校的行政人员12瓶葡萄酒——是的,不要钱,就要酒。这也体现了剑桥的

另一个特点——酒文化。

剑桥这座10万人的小城拥有200余个酒吧,剑桥学生曾经手绘“剑桥酒吧地图”,标明各个酒吧的位置,号称要在大学期间喝完所有的酒吧,但并没有记载哪一个学生曾经完成这个壮举。事实上,各个学院的酒吧就是喝酒的好去处,外面的酒吧一杯啤酒2英镑,学院里的啤酒只卖1英镑,让学生喝到便宜的啤酒是一项学生福利。

精英荟萃

在牛津和剑桥的诸多学院里,三一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,至今共有31位,这所学院无疑是剑桥声名最显赫的学院。门口右侧的草坪上种着一棵苹果树,那就是“牛顿的苹果树”。牛顿是在家乡的苹果树下被掉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,然后提出了“万有引力定律”,三一学院门前的这一扇门进入大殿,簇拥着一位身着红袍、外裹羊毛毡披的老者,那就是主持毕业典礼的副校长。站在校长左方的礼仪官手持名册,念学生的名字。整个典礼用拉丁文进行,许多学生除了自己的名字外,一个字也听不懂。学生们4个一组,被念到名字时与主持老师缓步上前,主持老师摘下帽子,向校长深施一礼,把帽子扣在胸前,朗声念出一段拉丁文,大意为:尊敬的校长及大学,这几位学生的才能和品德都值得授予学士(或硕士或博士)学位,在此我可以向您和整个大学发誓。然后这4个学生一一跪在校长面前,双手合十,接受校长用拉丁文祝福: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力,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义,授予你学士(或硕士或博士)学位。

牛顿当年居住在三一学院大庭院的E单元,每周都有人提出要进入那个房间拍摄,但那里依旧作为院士的宿舍在使用。牛顿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搬进学院礼拜堂的,随后有培根、拜伦、丁尼生等人的塑像被送入礼拜堂或图书馆。

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的屋顶上伫立着4座石像,代表的是4门最古老的学科:神学、法学、物理学和数学。图书馆中有5万多本1820年前出版的图书,这里保存着弥尔顿的手稿,也保存着《小熊维尼》的手稿,该书作者米尔恩是三一学院的学生。“科学家”这个词是1840年由三一学院的院长创造出来的,麦克斯韦尔是这里毕业的,哲学家怀特海、罗素、维特根斯坦也属于三一学院。

爱德华三世塔楼上的钟声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,好像在提醒你几百年来的时间都是以固定的步调流逝,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密集地汇聚着如此多的精英。

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简单是一种美

谷歌、百度都是成功的搜索网站,它们的首页有一个共同点:页面十分干净,大片空白上,只有一个简洁朴素的关键词输入框。

在很多人看来,首页寸土寸金,谷歌和百度的首页似乎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对此,谷歌的解释是,首页的设计不是洁癖,而是一个商业决策。调查显示:在网上,人们如果在12秒之内找不到自己需要的内容,就会超出忍耐限

度,选择离开。而干净的首页可以让用户不受干扰,专注使用搜索服务。

简单,其实也是一种美。齐白石在一张偌大的宣纸上画虾,只在画纸下方才能找到画的主体——虾,其余都是空白,这片空白便是水的灵动清澈;在王维的山水画中,仅有一座青山和一袭瀑布挂在画的一角,余下大片空白。这种简洁的布局,使每个人都对那片空白浮想联翩。

在物质丰富的现实中,人们在复杂的关系网里艰难疲惫地生活着,喘息着、呻吟着。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喊:“人活着怎么就这么累?”

其实,生活原本很简单,一己私利、一时功名使人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,于是活得就累。

冰心老人说得对:“如果你简单,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简单。”

简单不是糊涂,而是智慧。简单不是浅陋,而是美好。最简单的装扮往往是最美的,最简单的语言往往是最真诚的,最简单的行为往往最能打动人心。

摘自《青年参考》

“孩奴”缘何成热词

养育后代从来不只是个经济命题。它包含亲情之美、伦理之常。它的利弊,不应该只通过计算器上敲出的数字来评判。

近日,一个80后的准妈妈担心孩子出生后,自己就要成为孩子的奴隶,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恐惧,以至于患上忧郁症。一时间,年轻人中引发了“要不要孩子”的大讨论,“孩奴”也继“车奴”、“房奴”之后,成为又一个热点名词。

花费,从怀孕之时开始

新华社的一则消息称:如今生育一个孩子需要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。北京的许多医院,生个孩子的费用较20多年前涨了上百倍。

妮娅自打确认怀孕后,花钱像流水,日前,她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怀孕至今的费用:

第一类:与医院相关的检查及课程费用迄今已超过6300元;第二

类:提前支出的护理费用计32200元;第三类:其他费用计7000元左右。有按照医生要求购置的一些营养药品,有为婴儿准备的床、护理用品、服饰等。如果说,产检费用还有限的话,有些费用则是没底的,比如胎教。

超人,靠精心栽培

同事小颖所住的小区有个孩子铭铭只有15个月大,但看起来却像个2岁的小朋友,在小区里赢得了“超人”的美名号。且看铭铭妈妈每月对孩子的养育费用清单:

食——奶粉500元/月,其他零食每月超过350元;活动——社区幼儿游泳馆,一次性购卡1000元可游40次,社区中心的早教班,每周一次课,每次65元;玩具——每月400元左右,大多数是网购;衣——尿布和衣服两项,每月大约1000元。

此外还有纪念活动费用。算下

“孩奴”:流行背后的危机

如果我们承认流行词汇是风向标,那么,正被许多人挂在嘴边的“孩奴”,代表着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。

将“孩奴”一词挂在嘴边的现代人,许多刚独立挑起生活的重担。生活的压力不可避免地感染到他们对于生育子女的评判。在北京或者上海街头,随便拉住一位劳碌的为人父母者,都会发现,孩子是他(她)奋斗的动力,也是他(她)焦虑的根源。

然而,当一对夫妇忙于用奶粉、

尿布和学费的价格来衡量生育的价格,并将为承担这种价格的奋斗视为“奴役”时,我们可以确定,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
“孩奴”一词的流行,让我们担心,集体抱怨如果演化成无法控制的强大潮流,会损害我们珍视的亲情传统,会伤害我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和家庭教育。

将生育子女视为劳役,并与买房、买车相提并论的观念,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联想。它是对世界的消极逃避而不是积极面对。

来,这对夫妇每月用在儿子身上的费用在5000元左右。

教育,费用水涨船高

随着孩子的成长,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。幼儿园开出的培训班此起彼伏,舞蹈班、绘画班、英语班已经不稀奇了,还有什么“小绅士课堂”、“领袖气质拓展训练营”等。

孩子上学之后,花钱的重头戏也开场了。家长们一致认为,择校费和培训班的花费,几乎要了自己的老命。如果孩子功课不好请家教,一年的家教费用又是数千元。

千辛万苦把孩子送进大学之后,还是不能松劲。网上曾经晒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四年的花费:大学四年总共花费10万元。

减负,必须双管齐下

理财专家认为:“孩奴”要减负,一方面育儿观念要通达,另一方面要及早树立理财意识。年轻的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后,通过教育储蓄或者是基金定投的办法,为孩子储存未来的教育基金。

摘自《解放日报》

作为理性的经济人,精确地计算养育孩子所可能的花费,并据此规划自己的人生节奏,是明智的行为。但是,这种明智绝不是抱怨这种花费之巨大,要知道,在历史上,即使是最艰难最贫穷的时刻,人类也不曾放弃对于子女的抚育和爱护。

“孩奴”这个称呼,叫我们心存不安。如果面对抚育后代这样基本的选择,社会成员也被迫精打细算而犹豫不决,这说明这种艰难已经到了某种必须正视的程度。

我们希望那些恐惧成为“孩奴”的人,静下心来进行一次深思熟虑,而不是急于从一个符号,放任自己随波逐流。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h1616@sina.com

比尔盖茨想娶的女性

比尔盖茨是亿万富翁择偶的代表人物。分析一下盖茨的择偶过程,可能会对想嫁给亿万富翁的女性有启发。

1987年,22岁的杜克大学毕业生梅琳达到微软公司应聘,她成为微软公司市场营销员工。当时她对微软的感受是“这家公司让人难受”。而这“难受”来自公司的最高管理层。盖茨给微软公司文化的定位让员工们感到困扰。梅琳达开始做跳槽的准备,她要离开微软。

4个月后,正当梅琳达计划实施跳槽时,一天,公司举行一次聚餐,梅琳达恰巧坐在盖茨身边。这是梅琳达第一次和盖茨近距离相处,她感到盖茨比她想象中要可爱多了。而首次让盖茨对梅琳达注意的因素,是她

的眼神。其实眼神只是表象,真正让盖茨这位亿万富翁对其刮目相看的,是梅琳达在交谈中对前途富有卓见的独到想法,这是一种智慧的慷慨。

数日后,在一个本应休息的周末,加班的梅琳达在公司停车场邂逅盖茨。盖茨和梅琳达站在汽车旁聊了一会儿。盖茨在分手时说:“下下个星期五晚上我们一起出去玩好吗?”梅琳达说:“下下个星期五?听起来好像没什么诚意啊。”结果,当天晚上,盖茨就打电话给梅琳达,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。

试想,倘若他们这次邂逅不是在周末加班时的公司停车场,盖茨会约会梅琳达吗?周末加班,说明梅琳达对公司慷慨。

1994年1月1日,梅琳达和盖茨举行婚礼。

事实上,梅琳达嫁给盖茨后,对丈夫的事业起到了正面作用。她对人的了解比丈夫多。而微软公司的企业文化,也在梅琳达的关注下得以改善。巴菲特这样评价梅琳达:“比尔的确要娶梅琳达。显然,比尔是聪明的。但是从统观全局来看,梅琳达更聪明。”

如果没有梅琳达,盖茨会将全部财产捐出,设立慈善基金会。这正说明,她是一个慷慨的人。由此可见,亿万富翁喜欢娶慷慨的女性。这慷慨,包括智慧、金钱、时间、感情和眼神。

所以说,在智慧、金钱、时间、感情和眼神上吝啬的女性,亿万富翁不会青睐你。

想和有钱男人交往的女性,请记住这条黄金法则:你对他吝啬,他对你更吝啬。你对他慷慨,他对你更慷慨。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作为编剧和导演,姜伟的作品涉及多种题材,极少重复。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是讲家庭暴力的,《沉默的证人》和《迷雾》分别涉及犯罪心理学和心理学,《让爱做主》涉及婚恋,《潜伏》则是谍战戏。姜伟想跟别人不一样,“有一点点不同,有一点点创新”是他的创作底线。

他出生在济南,大学考了3年,专业是历史,毕业后在山东师大做图书管理员。在姜伟看来,“那是同志的工作”。从小喜欢电影,能大段背诵《大众电影》里的文章,只是从未想过和自己的未来有何关联。7年的图书管理员生活用他的话说就是“无所事事”。在朋友的怂恿下,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。第一年考专业课,试卷发下来后,他先把题抄下来才开始答,“这是我以后复习的资料和方向,第一次肯定考不上”。自己准备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啊?”

在电影学院上学那3年最头痛的就是表演课,“非常难为情,手心冒汗”。毕业之后留在教务处发电影票,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,“我做影视剧不存在什么理想问题,最早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。我在教务处能有多少工资啊?”姜伟会把句子里的水分拧干,他不接受人为的拔高,“就像当年考电影学院,也不是为什么理想,只是寻找一份新工作。”

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柴静:真实自有万钧之力

在一个关于灾难报道的研讨会上见到了柴静。没有了演播厅里闪耀的镁光灯,也没有新闻现场箭在弦上的紧张氛围,柴静更显亲和。浅浅的笑靥,瘦弱的身材,柔柔的低音,但却遮不住一种犀利和敏锐的力量。真是人如其名,“火柴的柴,安静的静”。

柴静讲述自己做灾难报道的感受,没有那种声嘶力竭的哀恸,没有山崩地裂的绝望,那是一种在沉静中自然流露出的对生命的关切与敬畏。

面对汶川地震后重返家园的灾民,柴静默默地选择了跟随。她跟从一对夫妇回到震后的家中,房子的背面是好的,正面已经塌方。柴静没有按常规去采访村委会、镇里,

也不急于问东问西,她只是静静地陪伴着这对夫妇,看着灾民们从废墟中把腊肉扒出来,把外面的削掉,煮里边的肉,看着灾民们从地里挖出土豆,参加灾民们在震后的家园上的“聚会”……柴静相信冰心的那句话,“不要找,要等”,观察与尊重是她唯一的选择。面对灾难,人人都会有无奈,会悲极无力,柴静承认了这种无奈,她只是将它揭示出来,并没有克制这种无奈。

每次看柴静的报道,都会从她的沉静与柔弱中感受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坚定力量。

柴静身上总有一种持久的艺术气息,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她独特的风格,北大艺术硕士的她自然有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。在节目中,

面对弱势群体,她多是身体前倾45度,声音平均只有20分贝,大多是侧脸面对镜头。她的妈妈提醒她说别正脸更好看,但她淡然一笑,她已

经习惯了这种倾听式的采访状态。

已过而立之年的柴静,将自己对生活渐深的体验融入到了新闻生涯中。她赞同龙应台警惕粉红色新闻的说法,小女生观光式的报道是缺乏厚重感的。她用报道告诉了受众,“艺术不是技巧,是人情的往来”。新闻需要客观,但绝不是极端冷静的职业化,关切与尊重是无可回避的。

柴静用她的言行启示新闻前辈,新闻观之上,还有价值观,那便是对真理和良知的敬畏,对生命的注视和关切。她的力量与魅力来自于事实的追求,对真相本身的尊重。

真实自有万钧之力。

摘自《中青新闻网》

姜伟:创新是我的底线

《潜伏》可以说是近两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作品,只是姚晨的大嘴和孙红雷的小眼睛夺走了观众的大部分注意力,导演,人们可能压根儿就没打算关心。姜伟对此一点也不觉得失落,“电视剧的导演、编剧,大家不知道很正常。一个电视剧导演如果面熟得像明星一样,我倒觉得有问题。”

凭借《潜伏》,姜伟分别获得上海电视节目白玉兰最佳编剧、第27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优秀编剧,常常喜怒不形于色的姜伟在“飞天奖”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说:“我一直把获奖看成一件非常淡定的事情,我想获奖与否我都不会激动或沮丧,但今天上台前我确实非常地激动,我想,这可能就是荣誉的魅力,激励着大家,激励着我们。”

孙红雷说:“第一次见到姜伟,感觉是见到了一个很迂腐的知识分子。他不像导演,不像一个大编剧,不像文艺界的人。”

《潜伏》拍摄前,孙红雷心里没底,拍了两三天之后,有几场戏他演得很舒服,他对姜伟说:“我找到感觉了,挺有人像像你。”

“我是比较闷的人,拍摄时话也不多。后来孙红雷戴上眼镜,变得文

弱了,他说更像我了。”姜伟外表看起来很冷,或者说很严肃,问题在他那儿很难得到感性的解答。

能让他“不冷静”的,似乎只有两岁多的女儿。一次女儿半夜发烧,姜伟立刻要带孩子去医院,可岳父岳母凭经验一看就知道并无大碍,说让孩子安静休息会更好。他不敢不听,可又担心女儿,急火攻心,竟哭了起来。

他对妻子的要求是24小时开着手机。因为妻子带孩子的时间多一些,在外拍戏时他只有通过电话来了解女儿的情况。女儿让他的心软起来,“那是一团小肉啊。”

采访过程中,姜伟接了两个邀他执导的电话,他耐心但坚决地拒绝了。《潜伏》播出之后,“这样的电话,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三五个”。姜伟说自己是个心软的人,拒绝别人有些艰难,“我要闲着没事干,真有可能答应。像这种从未谋面的人还好拒绝,有些熟人、朋友,很有诚意地邀请你,就难了。但时间确实是事先都安排好了,我自己的有些项目都放着没有时间做。”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,姜伟还带着4名研究生,备课、写剧本、做导演,这些都不是省力的活儿。

这个“谋女郎”一哭惊人

连哭17遍不带重样

演员就是要听导演的。”提起张艺谋,闫妮表示在她眼中,张艺谋就是个大师,“因为他热爱电影,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电影上,他很有才华,所以成功是必然的。”在这次合作中,闫妮称双方都有点儿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闫妮的话在拍《三枪拍案惊奇》的时候,就被老谋子夸过。有一场哭戏,是闫妮看到倒在地上的小沈阳,开始嚎啕大哭。根据张艺谋各种不同的要求,闫妮不停地哭,导演一说开始,闫妮眼泪马上就上来,一喊“停”,马上就能止住。“我记得那个镜头拍了十多遍,每一遍都是哭,哭了一整天,这家戏哭得,我就记得当时我闭眼睛在那躺着,听着她啼啼哭哭,鼻涕一把把眼泪一把,把我的衣服全都打湿了。”躺在闫妮身底下的小沈阳后来回忆说。而据剧组人员回忆,闫妮那天竟连着哭了17遍,每一遍都不带重样的。眼泪说来就来,真像自来水管的水龙头。闫妮这哭的天分,把见过大世面的张艺谋也给

折服了:“你是我从影以来,见过的最会哭的女演员,能拍17遍哭戏,只有你,17遍,你都能哭。”虽说哭得好,不过这场戏,可苦了躺在地上装死的小沈阳,他戏言,闫妮的眼泪鼻涕和在一起,糊得他满脸都是,导演不喊停,他想擦也不敢啊。

12年龙套一朝出头

闫妮也曾浮躁过,但跟很多演员的浮躁不同,她的浮躁是在出名之前。她23岁当演员,在《武林外传》之前演了12年的戏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跑龙套。“就因为我这很一般的长相,几乎没有人敢冒险让我当女主角。”长时间接不到好的角色,又看着同龄人芝麻开花节节高,“那个时候也有点着急,有点浮躁,但还好我是空政话剧团的演员,不是特别有经济方面的压力,只是心里自然有一些落差,比如年龄慢慢大了,演员都有艺术的生命,就害怕自己这辈子平平淡淡了。”

说闫妮大器晚成,她自己觉得这一切只能算是“顺势而为”,也许曾经担心过可能无法出人头地,但

这个念头在12年的龙套生涯里已经被磨去大半,成不成名似乎渐渐不能称之为“课题”了,此后的成名也只是意外而已,“其实我从来没把名放在心上,拍《武林外传》一夜成名也在意料之外。出名了,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,只不过和以前相比,我可以挑剧本了,生活也安定了许多。”

闫妮自认是那种演戏时心细如尘的她,生活中却是个大大咧咧的人:“不会做饭,唯一会做的菜是西红柿炒鸡蛋。”不懂得穿衣的品位,经常被朋友拿这点来搞笑:“以前挑衣服,我总能从一堆衣服里挑出最难看的那一件,现在,我正在努力能从一堆衣服里挑出一件比较好看的。”这两个短处,让她觉得自己太不女人了。不过大大咧咧有大大咧咧的好处,用俗话说,就是特开得起玩笑,“别人说什么,我也不上心,这样生活挺开心。”

许多女演员都爱美,而大器晚成的闫妮好像已经全然不在乎这些,如果不是为了出来“见人”,她都不会化妆,也很少做美容,“觉得自己自然挺好的”。而对于现在的生活,闫妮称自己很满意,也没有什么远景目标,而最大的目标就是做女儿心中最漂亮的妈妈。

摘自《生活周刊》